

凡事皆会破裂。破晓，破浪，破音。承诺会被打破。心会破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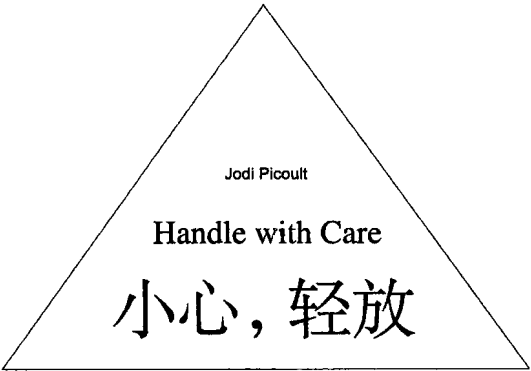
Jodi Picoult

Handle with Care

小心，轻放

〔美〕朱迪·皮考特 著 林劭贞 译

上海出版公司



Jodi Picoult

Handle with Care

小心，轻放

〔美〕朱迪·皮考特 著 林劭贞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心, 轻放/(美)皮考特著; 林劭贞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10
ISBN 978-7-5442-6063-3
I. ①小… II. ①皮…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24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45

HANDLE WITH CARE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09 by Jodi Picoul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心, 轻放

〔美〕朱迪·皮考特 著

林劭贞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刘文茵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87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442-6063-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献给玛荷丽·罗斯，
感谢她让花朵在舞台上绽放，
提供我半个地球之外的八卦消息，
而且知道我一定得带环保袋，才算穿戴整齐。

你永远的最好的朋友

即使如此，
这一生你想要的，也已经得到了吗？
我得到了。
你想要的是？
称自己为他人的挚爱，感到
自己在这世上被人所爱。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最后的断想》（Late Fragment）

序幕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四日

夏洛特

凡事皆会破裂 (to break)：玻璃、碗盘，以及指甲；汽车、合约，以及薯片。你可以破记录，可以破解事物本身，例如驯服野马 (to break a horse)，或是换零钱 (to break a dollar)。你可以化解尴尬，主动“破”冰。时间可以中断打破，例如，咖啡时间 (coffee breaks)、午餐时间 (lunch breaks)。监狱的防守可能会被突破，犯人因而得以越狱 (prison breaks)。破晓，破浪，破音。链条会破裂。沉默也可被打破，狂热也是。

在我怀孕的最后两个月里，我列出这些事物的清单，原本是希望能让你的出生更容易些。

承诺会被打破。

心会破碎。

你出生前一晚，我从床上坐起，想在清单里加一点东西。我在床头桌上胡乱抓找纸与笔，但肖恩把他温暖的手放在我腿上。夏洛特？他开口问，一切都还好吧？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便把我拉进怀中紧贴着他，于是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再度睡着，忘了写下我之前梦到的事情。

直到几个星期后，当时你已出生，我才想起那晚我是梦见什么而醒来：断层线。地球就是从这些地方四分五裂的。这些都是地震的起源，也是火山爆发之处。换句话说：世界正在我们脚下崩裂；我们脚下根本不是坚实的土壤，那只是错觉。

你在没人预测得到的暴风雪中出生。后来气象员说那是东北暴风雪，本来应该是往北吹向加拿大的季风，却突然转向成为暴风雪，侵袭新英格兰海岸。本来新闻正在播报一段爱情背后的动人历史——一对高中时期的

男女朋友，数十年后在养老院里重逢且再婚。结果电视台暂停这则专题报道，开始不断重复播报暴风雪的强度，以及因冰雪袭击而停电的小区。艾米当时正坐在厨房餐桌旁，把彩纸剪成情人节卡片，我则望着带来近两米高积雪的狂风拍打着玻璃落地窗。电视播着好几部汽车滑出路面的画面。

我眯着眼盯着屏幕上巡逻警车发出的蓝色闪光，那警车停靠在一辆翻覆的汽车后面。我想知道驾车的警官是不是肖恩。

落地窗发出一声尖锐的声响，吓了我一大跳。“妈妈！”艾米大哭，她也被吓到了。

我及时回头，看见一颗冰雹第二度袭击，在大片玻璃上敲出一个和我指甲差不多大小的裂缝。就在我们眼前，它扩散成一张像我拳头般大小的碎玻璃网。“爸爸待会儿会修理。”

我的羊水就在这时破了。

艾米低头望着我双腿之间。“你发生意外了。”

我摇摆着走到电话旁。肖恩并没有接他的手机，于是我打给值班警员。“我是肖恩·奥基夫的太太，”我说，“我快生了。”值班警员说他可以派一辆救护车，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所有的救护车都派出去应急汽车事故了。

“没关系，”我想起我生你姐姐时历经很长的分娩时间，“我也许还能撑一阵子。”

突然，一波强烈的阵痛袭来，痛得我蜷身向前，话筒掉出手心。我看见艾米注视着我，瞪大了眼睛。“我没事，”我撒谎，努力保持微笑，直到双颊发酸，“电话滑掉了。”我伸手捡起话筒，这次我打给派普，她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她一定可以救我。

“你现在不能生，”她说，虽然她再清楚不过了——她不只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妇产科医生，“你的剖腹产时间排在星期一。”

“我想，我肚里的孩子没收到你的留言。”我倒抽一口气，咬紧牙抵抗另一波阵痛。

她并没有说出我们两人心里都在想的事：我不能用自然生产的方式把你生出来。“肖恩在哪里？”

“我……不……知……噢，派普！”

“深呼吸。”派普立刻说。于是我开始呼气，呼呼吸吸，就像她之前教我的那样。“我会打电话给吉安娜，告诉她我们马上过去。”

吉安娜是戴尔索医生的名字，她是专攻母胎医学的产科医师，八个星期前在派普的要求之下，她才加入。“我们？”

“难道你打算自己开车吗？”

十五分钟后，我为了打发你姐姐不停的提问，只好把她安置在沙发上，打开《蓝色斑点狗》卡通节目。我坐在她身旁，穿着你爸爸的厚外套，这是我现在唯一穿得下的衣服。

我第一次去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打包了一个袋子，站在门边等候。那时我拟了一套生产计划，还录了一盘可在产房里播的音乐。我知道分娩很痛，但得到的将会是无价的奖品：我等候了好几个月的孩子。我第一次去医院生孩子时，是那么兴奋。

这次，我的心情很平静。你在我体内会比生出来更安全。

就在此时，门突然被打开，派普洪亮的声音以及她那件亮粉色的大衣占满整个空间。她的丈夫罗伯跟在后头，抱着手上正把玩着一颗雪球的埃玛。“《蓝色斑点狗》？”罗伯说，然后坐到你姐姐身边，“你知道吗？这是我最爱的节目，仅次于《杰瑞脱口秀》。”

他是来帮忙照顾艾米的。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去医院生你时要由谁来照顾她。

“现在开了几指了？”派普问。

我现在每隔七分钟阵痛一次。就在另一波阵痛像狂涛般袭来时，我紧抓着沙发的扶手，数到二十。我把注意力放在玻璃门上的裂缝。

冰霜的轨迹从裂缝的中心点呈旋涡状向外散开。它是美丽的，同时又是吓人的。

派普坐到我身旁，握住我的手。“夏洛特，一切都会没事的。”她承诺。因为我是傻子，所以我相信了她。

急诊室里挤满了人，都是在暴风雪的汽车事故中受伤的。年轻人按在头皮上的毛巾染满鲜血，孩童们在担架上叫唤。派普将我快速推过这些人身边，直达妇产科，戴尔索医生已经在走廊上踱步。不到十分钟，我就被

上了麻药，推往产房进行剖腹。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如果走廊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是奇数，那么肖恩就会及时赶到。如果电梯里的男性多于女性，那么医生告诉我的一切最后都会是个错误。不必我开口要求，派普已经戴上手套，以取代肖恩成为我的陪产人。“他会赶到的。”她低头望着我说。

手术室里有种金属器皿冷冰冰的感觉。一名碧眼的护士撩起我的袍子，在我肚子上擦抹碘酒（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名护士的绿色眼睛，是因为在她的口罩与护士帽之间，我只看得见她的眼睛）。当他们把消毒棉片放好时，我开始紧张。万一麻药不够流到我的下半身，我可以感觉那些手术刀把我切开，那怎么办？我是如此盼望你，但万一你出生却没有存活，那该怎么办？

产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肖恩冲进产房，带来一股冬天的冷风，他把口罩拉到脸上，手术袍胡乱塞一通。“等等。”他大喊。他来到担架床前，碰触我的脸颊。“宝贝，”他说，“对不起。我一听到消息就赶来了……”

派普拍拍肖恩的手臂。“两人是伴，三人是乱。”她说，然后退开，但在离开之前，她最后一次拧了一下我的手。

戴尔索医生举起手术刀时，肖恩在我身边，他掌心的温度按压在我肩头，他的低语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把我吓坏了，”他说，“你和派普在想什么？你们居然敢自己开车？”

“因为我们不想在厨房地板上生小孩啊！”

肖恩摇摇头。“万一发生可怕的事情怎么办！”

我感觉白色被单底下有一阵拉扯，于是吸了一口气，把头别到一边。就在这时，我看见放大的二十七周超声波影像，看见你的七根断骨，你那纤弱的四肢往内蜷缩。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心想。

接下来，你哭出声了，虽然他们抱起你的样子，仿佛你是棉花糖做成的。你大哭，但不是新生儿那种娇嗔且纯真的哭声。你是尖声哭叫，仿佛被四分五裂似的。“慢慢来，”戴尔索医生对那名产房护士说，“你必须把她整个身子都托住……”

我听到啪的一声，就像泡泡爆裂，虽然我没想过有这个可能，但你哭叫得更大声。“噢，天啊，”那名护士说，她的声音充满歇斯底里，“那是骨折的声音吗？是我弄断的吗？”我试着把你看清楚，但只隐约看得见你的

嘴巴，以及你涨得红彤彤的脸颊。

围绕在你周围的医生与护士团队都无法停止你的哭泣。我心想，在我听见你哭的那一刻之前，一部分的我本来已经相信所有的超声波、检验以及医生说的话都是错的。在我听见你哭的那一刻之前，我一直在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爱你。

肖恩从那群人身后望着你。“她很完美。”他说，然后转向我，但是他的话的结尾像小狗的尾巴般蜷缩起来，仿佛在等候旁人的附和。

完美的婴儿不会哭得这么用力，让人几乎觉得自己的心被从中撕裂。完美的婴儿不仅外表看起来完美，而且体内也会一样完美。

“不要抬起她的手臂。”一名护士低声说道。

另一名护士说：“如果我不能碰她，我要怎么用毛巾把她包起来？”

整个过程中，你不停哭叫，那种音调是我从来没听过的。

薇洛，我低声说着，这是你爸爸和我都同意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我才不叫她那个名字呢，他说。柳树会哭泣^①。然而我想要给你一个吉祥的名字，让你随身带着，所以我选择了杨柳这种会弯腰而不会断裂的植物。

薇洛，我再度低唤。在医护人员的杂音、机器的噪音以及你由疼痛引起的激动之中，你似乎听见了我的低唤。

薇洛，我大声喊出你的名字，你循声转向我，仿佛这个名字是我的臂弯。薇洛，我说。就这样，你停止了哭泣。

当我怀孕五个月时，接到了一通从前工作的凯普斯餐厅打来的电话。甜点师的母亲摔断了臀骨，但那天晚上《波士顿全球报》的一名美食评论家刚好要来餐厅用餐。虽然甜点师知道这要求对我来说太冒昧，而且时机可能不太对，但他问我是否可以回餐厅去做一些巧克力千层派，就是那种用加香料的巧克力冰激凌、牛油果和香蕉布蕾做成的千层派。

我承认，我很自私。我觉得自己既迟缓又肥胖，我想提醒自己，除了陪你姐姐玩钓鱼游戏以及把待洗衣物分成白色与深色之外，我还有其它在

① 薇洛即“willow”，意为柳树。

行的事情。我把艾米留给一名看孩子的少女照顾之后，便开车到凯普斯餐厅。

我离开这家餐厅后的这几年来，除了新厨师把橱柜里的物品换了位置，厨房并没有什么改变。我立刻清出我的工作区域，开始准备做酥皮。大约做到一半时，我把一条奶油掉到地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免得有人踩到滑倒。但是这一次，当我弯身向前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只能弯到腰部，就再也无法往下了。我感觉你偷了我的呼吸，就像我偷你的呼吸一样。“抱歉，宝贝。”我大声说，然后再度挺直身子。

现在我不禁纳闷：你的七根断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当我努力防止别人受伤时，是否伤了你？

我在下午三点过后不久生产，但直到晚上八点才再度见到你。每半个小时，肖恩就会离开我身边去打听最新情况：她正在进行X光照射，他们正在给她抽血，他们认为她的脚踝可能也断了。就在六点时，他带回了目前为止最好的消息：她罹患的是第三型成骨不全症。她有七根正在愈合的裂骨，以及四根刚断的骨头，但她的呼吸正常。我躺在病床上，无法控制地微笑起来，我很确定自己大概是产房里唯一会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高兴的母亲。

这两个月来，我们已经知道你会带着成骨不全症出生——病名的英文缩写是“OI”（Osteogenesis Imperfecta），这两个字母会跟着你一辈子。这是因为胶原不足而导致的骨头脆弱——一个跌倒、扭转或打个喷嚏，骨头可能就会断了。成骨不全症有好几种形态，但是只有两种会在子宫里显现出裂骨，就像我在超声波显影里看到的一样。但是放射科医师仍无法确定你究竟是出生时就有足以致命的第二型成骨不全症，还是严重且会渐渐变形的第三型。现在我已经知道你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几百根断骨，但这不重要了：至少你可以有一生的时间来忍受这些断骨。

暴风雨稍微停歇时，肖恩回家去接你姐姐，好让她见见你。我看着电视上多普勒气象扫描仪传来的画面，它追踪着暴风雪向南移动并转变成冰雨，那有可能使华盛顿的几个机场瘫痪三天。这时有人敲我的门，我挣扎着稍微坐起身，尽管这个动作使我刚缝合的伤口像着火般疼痛。“嗨，”派普进入病房，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听到消息了。”

“我知道，”我说，“我们实在很幸运。”

她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微笑并点头。“她就快要被抱下楼来了。”派普说完，一名护士便推着一个婴儿床车进来。

“这是你的妈妈哦。”她的声音颤抖。

你仰躺着，睡得很熟，他们在你睡着的小塑料床四周围了一圈波浪形泡棉。你小小的手脚以及左脚踝上缠着绷带。

当你年纪大一点时，告诉你患有成骨不全症这个事实会比较容易。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只要看一眼你弯曲的手脚、脸上的三角突起，以及你永远无法长到超过一米的事实，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然而就在我见到你的那一刻，你虽然身上缠着绷带，看起来仍然完美无瑕。你的肤色就像最白皙的桃子，你的嘴巴像一颗小小的覆盆子。你的头发轻柔，金黄色。你的眼睫毛和我的小指指甲一样长。我伸出手，想碰触你，但突然想起不能碰你，于是又把手抽回来。

我一直忙着祈求你能存活下来，几乎没有想过你的存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像肥皂泡泡一样易碎。身为你的母亲，我本该保护你。但万一我努力了，却只为你带来伤害，那该怎么办？

派普与那名护士互望了一眼。“你想抱她，是吗？”她说，然后把手臂伸到泡棉底下，而护士则把边缘拉起来，形成一双可以支撑你手臂的翅膀。她们缓慢地把泡棉塞进我的臂弯里。

嗨，我低声唤着，把你抱近一些。我的一只手撑在你身子底下，感觉到泡棉不规则的边缘。我很好奇，我究竟要等多久，才能感受到你真实的重量，感觉你的皮肤与我相贴？我想起艾米刚出生时的情景：我是怎么在床上哄她，让她躺在我的臂弯里睡觉，老是担心翻过身会不小心压伤她。但是轮到你出生时，就连把你从婴儿床里抱出来都很危险。就连抚摸你的背，也有危险。

我抬头望着派普。“也许你应该抱着她……”

她在我身边坐下，手指沿着你脑门上的隆丘游走。“夏洛特，”派普说，“她不会因为这样而骨折的。”

我们两个都知道那是谎言，但我还来不及反驳她，艾米就已经奔进房内，她的手套和羊毛帽上还沾着雪花。“她在这里，她在这里。”你的姐姐哼着。

我告诉她你将诞生的那一天，她就问我你是否赶得及一起吃午餐。当我告诉她必须再等五个月，她直说那太久了。于是她假装你已经到来，带着她最爱的洋娃娃到处跑，称呼它“妹妹”。有时候，当艾米觉得无聊或分心时，会让娃娃头朝下摔在地上，而你爸爸会大笑。还好这个娃娃只是练习版的妹妹，他说。

艾米爬上我的床，坐上派普的大腿，准备发表意见，这时肖恩出现在门口。“她还太小，不能和我一起溜冰。”艾米说，“而且她为什么打扮成木乃伊？”

“这些是绷带，”我说，“就像礼物的缎带。”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保护你而撒谎，你仿佛知道似的，居然选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你并没有哭，也没有扭动。“她的眼睛怎么了？”艾米惊呼。当时我们全都注视着你的病历卡：你的巩膜本应是白色，事实上却泛着明亮如电流般的蓝色。

半夜的时候，夜班护士来查房。那名护士进来时，你和我都熟睡着。我好不容易醒来，注意到她的制服、她的名牌，还有她卷曲的红发。“慢着，”我说，当时她正要碰触包覆着你的被毯，“小心。”

她恣意地微笑。“放轻松，妈妈。我检查尿布的经验有上万次了。”

这是我学会替你说话之前发生的事。她打开被毯时，拉扯得太快了。你翻到一边，开始尖叫——不像先前你肚子饿时的呜咽，而是你出生时我听到的那种尖声哭叫。“你伤到她了！”

“她只是不想在大半夜里醒来而已……”

我无法想象比你的哭喊更糟糕的事，但这时你的肤色变得像你的眼睛一样蓝，呼吸变成一连串的倒抽气。那名护士弯身向前，使用听诊器。“怎么回事？她发生什么事了？”我质问道。

她用听诊器听着你的胸腔，皱着眉。突然间，你变得绵软无力。护士按下我床头后方的一枚按钮。“紧急情况。”我听到她这么喊。即使现在仍是大半夜，小小的病房里突然挤进许多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喊叫：血氧过低……动脉血液气体分析……百分之四十六的二氧化硫……提高吸入氧浓度。

“我要开始进行胸部按压。”某个人喊道。

“这名婴儿有成骨不全症。”

“宁可断几根骨头，也不要连性命都没了。”

“我们需要先做胸腔摄影……”

“开始急救时，左侧就没有呼吸声……”

“现在等候 X 光摄影没什么意义。她可能有张力性气胸。”

在这些移动的身影之间，我看见一根针管插进你的肋骨间。过了一会儿，一把手术刀切开你的胸腔，血珠渗出来，接着夹钳、管子之类的全都挤了进去。我看着他们把管子定位，而它的另一端则从你身子的一侧蜿蜒而出。

肖恩抵达时，眼神发狂且慌乱，这时你已经被移进新生儿加护病房。“他们把她切开。”我啜泣着，这是我唯一能挤出来的话。当他把我拉进怀中，我终于放声大哭——在此之前，我惊吓得不敢哭。

“奥基夫先生和太太吗？我是罗德斯医生。”一名看起来像高中生的年轻人将头探进房内，肖恩紧握住我的手。

“薇洛还好吗？”肖恩问。

“我们可以见她吗？”

“快了。”医生说。我心里的那个结消失了。“照过 X 光之后，确定断了一根肋骨。有几分钟时间她出现了血氧过低的情形，导致张力性气胸，纵膈移位，以及呼吸心跳停止。”

“请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说，”肖恩大吼，“拜托。”

“她缺氧了几分钟，奥基夫先生。因为她的胸腔里充满了空气，导致她的心脏、气管以及主要血管都移到身体的另一侧。我们插入胸腔导管，好让那些器官回到原来的位置。”

“没有氧气，”肖恩的话哽在他的喉间，“你是说脑部会受损。”

“有可能。我们要过一阵子才会知道。”

肖恩弯身向前，他的双手握得很紧，手指关节突出，呈现亮白色。“但是她的心脏……”

“现在她的情况已经稳定了，虽然还是很有可能再度发生心血管衰竭。我们只是不确定她的身体会对我们为了挽救她所做的一切如何反应。”

我哭出了眼泪。“我不想让她再经历刚刚那一切。我不能让他们那样对待她，肖恩。”

那名医生看起来很受挫。“那你们也许得考虑签署一份放弃急救同意书，这份文件会放进她的医疗档案夹里。基本上它的用意是说，当这次的情形再度发生时，你们不希望采取额外措施将薇洛救活。”

我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一直都在为最糟的情形做打算，结果事情根本远超过我的预期。

“这只是让你们考虑一下的建议。”那名医生说。

也许，肖恩说，她本来就不应该留在我们身边。也许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我的意愿呢？我问。我要她。我一直都要她。

他抬头望着我，神情很受伤。你以为我不想要她吗？

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医院草坪的斜坡，覆盖着刺眼的白雪。今天的天气像刀斧般闪亮，令人几乎睁不开眼睛。你完全想象不到，几个小时前还有暴风雪肆虐。一名很有心的父亲为了不让他的儿子觉得无聊，把一个餐厅托盘带到户外。那个男孩坐在托盘上，滑下斜坡，雪花在他身后喷溅成一道弧弯，他开心地大叫。他站起来，向医院的方向挥手，那里一定有人从窗户内望出去，就像我一样。我很好奇他母亲是否在医院里生另一个孩子。她是否就在隔壁房，看着她儿子滑雪？

我的女儿，我失神地想着，永远都不可能像那男孩一样滑雪。

当我们在新生儿加护病房里低头望着你时，派普紧握着我的手。胸腔导管仍然从你被蹂躏过的肋骨间伸出来；绷带紧紧缠住你的手脚。我站着的双腿微微摇晃。“你还好吗？”派普问。

“你不需要担心我。”我抬头望着她，“他们问我们是否想签放弃急救同意书。”

派普睁大了眼睛，“谁问的？”

“罗德斯医生。”

“他是实习医生，”她说，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是个无情的纳粹。他连怎么去餐厅都还不清楚，怎么知道如何面对一名亲眼看见自己的宝贝经历心跳停止的母亲。没有任何小儿科医生会向新生儿的家属建议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除非脑部检查证明已发生无可挽救的损害……”